

# 二千金

顧仲彝

第一



行印局書

刊叢本劇 編工現乃孔

## 「三千金」序

一本戲的誕生有時純粹出於偶然；於無意之中得到素材，於無聊時候慢慢寫成，於偶然的機會得到演出。「三千金」就是這樣誕生的。這本戲的寫作發動在去年夏天，那時病足，睡在床上，百無聊賴，就想到莎翁的名劇「李爾王」和中國舊劇「王寶川」。我想取他們的故事重新加以編排，而寫成一齣有現代人物的諷刺悲劇。起床之後，一時還不能出門，就趁此閒散的機會，開始寫起來。前後工作了三個星期就完稿了，劇名用「掌上珠」。那時中旅剛打進皇后，需要劇本，槐秋先生就把它拿了去，開排了兩幕，不意皇后合同提前結束，此戲演出也就告吹。接着中旅北上，這劇本也就束之高閣。過了一年光景，偶然與費穆先生談起此戲，那時第一二幕已在大衆雜誌發表，商議之下，就決定繼「秋海棠」後在卡爾登演出。自五月十二日上演起至七月十五日止，共演六十五天。這是「三千金」寫成和演出的前後經過情形。

這戲自寫成到上演經過好幾次的修改，尤其是第三四幕改動更多；這一則由於環境的關係，不能不動，一則也想求劇本的比較完善。這修改我不能不感激費穆先生，因為他給我的幫助和啓示實在太多太大了。第三四幕裏有許多情節上的變更和台詞的加添都是費穆先生在排演時再

三斟酌後決定的。

許多人說，這本戲有教育的意義。若然是真的話，這是意外的收穫，因為藝術家但求「真理」，不善說教的。我在這本戲裏只求人生的真理的表達，並沒想到教訓社會。不過我們幹話劇的人理應負起啓發開導人們的責任，一本有社會意義的戲無論如何比只能「供人娛樂」的似乎勝一籌罷。

仲彝

三二，十二，廿一。

人

物

金 賈 皮 章 莊 韋 黎 黎 黎 黎  
 昔 望 純 以 今 梅 桂 荷 襄  
 順 亭 騰 規 誠 虎 珍 珍 珍 尊

三  
千  
金

顧仲彝

親 戚 甲 乙

張 大 少

巡 長 一 人

警 士 二 人

佃 工 五 六 人

佈 景

第一幕 黎家花廳

第二幕 黎家花廳

第三幕 莊家的園廳

第四幕 章純規的農場外圍土地廟

時 間

第一幕 冬天

第二幕 與第一幕相隔一月

第三幕 同一日下午

第四幕 兩天之後

第

一

幕



佈景 黎府極其講究的花廳。全部縷花的紅木家具，坑榻，茶几，古董架，琴桌，小圓桌，椅子，凳子等。牆上的字畫和擺飾的古玩都是最貴重的。佈置的格式完全是舊式的，絲毫沒有西洋的氣息。左右兩邊都有門通外面。

幕啓時廳內空無一人，但正中高掛壽字，兩壁壽聯壽軸，掛得琳瑯滿目，又隱隱聽見外面鑼鼓喧天，人聲鼎沸，顯然主人在慶祝七十大壽，賓朋滿座呢。

左側門開啓，探進皮望騰的一個賊頭賊腦的尖頂頭，笑嘻嘻的進來，回過身去。

皮 三小姐，這兒沒有人，請進來談談好不好？

梅 好好兒的戲不看，硬拖我到這兒來有什麼要緊話要談呢？

皮 三小姐，請先進來，我自然有要緊話要向三小姐說。嘻嘻嘻嘻！（等梅珍進來他慎重地把門關上）

梅 回頭戲完了，客人散了，還有許多事情要張羅呢。

皮 三小姐的脾氣就是太性急，先坐下來，我肚子裏有許多許多的話要向三小姐說。

梅 （坐下）你說罷。



皮 唔，唔，（無話可說）剛才我唱的戲三小姐覺得怎麼樣？還夠味兒麼？

梅 （站起）原來皮先生要談戲，那我只懂得一些皮毛，只好請皮先生另請高明了。（欲走）

皮 （攔住）三小姐，既不願意談戲，我們就不談戲，請坐下，請坐下。

梅 還有什麼話要說呢？（坐下）

皮 三小姐，你覺得我這個人怎麼樣？（自得）

梅 我年紀太輕，閱歷太淺，不敢瞎批評人。

皮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我父親跟老太爺可以說是兩代的世交，我從小就在你家公館裏混大，多

蒙老太爺看得起我。

梅 我父親就不喜歡你！

皮 你老太爺的脾氣，誰都知道特別古怪，他喜歡不喜歡要看他高興不高興的。高興的時候，誰都會喜歡，不高興的時候，他對誰都會發脾氣。並且……嘻嘻……我只要一個人喜歡我。

梅 誰呀？

皮 三小姐，你猜猜看！

梅 我猜不出。

皮 你隨便猜一猜。

梅 我隨便也猜不出。

皮 三小姐，我年紀比你大，閱歷比你多，我看過千千萬萬的女人，但是我覺得只有一個人值得我愛，值得我爲她神昏顛倒……嘻嘻，嘻嘻！你猜猜看是誰？

梅 是誰呀？（悟）我想起來了，一定是我的大姐姐，她一向跟你頂要好的。

皮 三小姐，你完全錯了。大小姐，不瞞你說，我也並不是喜歡說人家的壞話，太驕傲，太自私，只有自己，沒有別人，她是非常漂亮，肚子裏又有學問。況且，她已經嫁了人，又嫁了個討厭的局長。

梅 不是她，那末一定是二小姐。

皮 二小姐生得果然小巧靈瓏，小嘴唇，小腰身，口嘴也很伶俐，可是太小氣，太小心眼兒，那兒趕得上三小姐那樣大方。況且……嘻嘻，嘻嘻，三小姐，有天仙下凡的神采，不輕易接近人家的一股清高之氣。就像我這個凡夫俗子，跟三小姐站在一起，也覺得清高了許多。

梅 怎麼你老說到我的頭上來呢？

皮 因爲我喜歡的就是你！

梅 皮先生，你不能信口胡說，在我家裏上上下下的人，誰不知道你從前跟我大姐姐，二姐姐都好過。

皮 那是從前的事，何必去提牠呢？況且她們都已經嫁了人。現在我愛的就是你，三小姐，你可憐可

憐我這一片忠誠，發一點慈悲心，接受我這一顆熱烈的心。（兩手作勢捧上去，半跪的樣式）

梅（嗤的一笑，接着大聲笑出來）皮先生，你這不是演寶蟾送酒麼？演戲演到我面前來了，我沒有

功夫跟你演戲。（欲走）

皮（攔阻）好不容易演到這個地方，怎麼可以輕易把它放過去呢？三小姐說正經話，我今天不能不

向你求婚。剛才我在酒席筵上聽你老太爺說，今天他預備分家，你的婚事也得在今天決定。你答應了我罷，回頭我再託人向你老太爺說去。

梅（嚴重起來）要是你開玩笑，我還可以原諒你，要是你真的向我求婚，那我認為是極大的侮辱，你自己不仔細想一想，你是什麼樣的人？

皮我是個又漂亮又有藝術天才的世家子弟，那一樣配不上你。

梅你這個人說得好聽一點是執褲子弟，說得不好聽一點就是流氓，靠着父母的造孽錢，爲非作歹，不求上進，學得一套花言巧語，專在女人身上討便宜。你這勢利的小人，替我滾開！

（右門開啓，荷珍私上，他們沒有看見）

皮（依舊嘻皮笑臉，上前去拉她的手）你罵得好，三小姐罵得對，我過去的行動的確該罵，該打，不過從今天起我要改過自新，從新做個頂好的好人。三小姐，只要你肯嫁我，就是給你罵上一輩子也甘心。

梅（怒）不要動手動腳，滾開！（一記耳括子打得非常響亮，梅珍下，皮捧着臉。）

荷（哈哈大笑）打得好，打得好，（皮驚嚇轉身，看見是荷珍，又換了一付嘻皮笑臉）應該多打幾下。

皮（拿臉送給她）那麼請大小姐再賞兩下，給大小姐打一定更痛快，請！（荷珍舉手欲打，但忽停止）怎麼，捨不得打，到底疼我的只有大小姐。

荷誰來疼你，照你這種行爲，應該叫我今虎的保鏢來抽上你一百記鞭子，我心裏才消得下這口氣。

皮那又只得跪下來求求大小姐開恩。（作半跪狀）

荷沒良心的東西，我永遠不再認得你！（轉身向外走，皮望騰趕快攔住。）

皮大小姐，請你聽我一句話。（假裝歎氣）唉，天曉得我心裏眼裏，就祇有大小姐一個人，就算是一時糊塗，做了一點荒唐的事，大小姐菩薩心腸一定會原諒我的，（用眼角偷看荷珍）荷珍，你再不肯，我只好跪下來了。（跪下，荷珍轉身不理，擦眼睛）這樣苦苦哀求了還不肯饒，爲了表明心跡，我只好自殺了罷。

（荷珍轉過身來）

荷量你也沒有這個膽量，不過，望騰，我得警告你，你見一個女人要一個的脾氣，始終不肯改，你我的關係，以後只好完了。（走）

皮（追上去）喔，天哪，你說得我好像真是一個要不得的男人，我愛的只有一個女人，那就是大小姐，但是大小姐，已經屬於別的人了，我沒法，只好找別的女人出出心中的悶氣。

荷 那末你找三小姐，也是爲了出出悶氣。

皮 一點不錯！不但出出悶氣，並且還有政治作用。

荷 政治作用？

皮 大小姐是聰明人，還用我細說麼？

荷 我不明白。

皮 老太爺要分家，三小姐要是嫁給了我，那我是不是多了一份家產嗎？

荷 你？

皮 我的不就是你的嗎？我要是娶了三小姐，那你不是有了兩份家產了麼？

荷 呸！（但接着撲嗤的笑了出來，皮也笑了出來）誰相信你這鬼話！

皮 耿耿此心，惟天可表！

荷 唉，望騰，想你也是好人家出身，大學裏也唸過書，筆也提得起來，人也頂聰明，頂能幹，什麼事不

能做。

皮 做事也談何容易，小的事情我不願做，大的事情還沒有碰到賞識我的上司，於是乎就不求聞

達於諸侯，只是在家裏混混，不過近來手頭可一天一天緊了。

荷 我給你的錢難道都用完了麼？你化錢的本領真是一天大似一天，從前幾十幾百的化，現在幾千幾萬的化。

皮 所以我近來的確想找一個油水好的差事做做，大小姐，你看有什麼機會？

荷 你爲什麼不上我家裏託託今虎呢？

皮 我怕見你這位局長老爺，動不動就拿他的名片，把人往警察局裏送，要是有一天我跟你這一手給他知道了，真是把命丟在他手上死了，我連閻王都沒有臉兒去見！

荷 你這個沒有良心的東西，我知道你心眼裏只想娶三小姐，我勸你死了這條心罷，我三妹的性格，你還不知道麼？況且現在還有一個辦農場的留學生在追求她，你及得上嗎？

皮 知道是知道，不過這個險是值得一冒的呀！

荷 你這話什麼意思？

皮 我剛才不是對你說了嗎？要是娶到了三小姐，你我豈不是又多了一份家產，從遠處兒着想，我以爲你應該幫我的忙，反正我們的情份真是天長地久的呢。

荷 哼！你這個壞小鬼，你又要騙我，要我幫你，幫成功了，你就不理我了。

皮 我可以對天發誓，要是我皮望騰……

荷 (揪住他的口) 誰要你發什麼誓, 愈是會發誓的人愈靠不住。

皮 那末你相信我對你沒有壞意?

荷 我一生也不會相信你。

皮 (近身拉住她的手) 真的麼?

(左門開啓, 走入桂珍)

桂 喔, 原來你們在這兒, (皮荷驚散, 桂珍冷笑) 來得真不湊巧, 真不識相。我走啦。(向外走)

荷 二妹!

皮 (打躬作揖) 二小姐進來一塊兒談談。

荷 (聲色俱厲) 二妹, 我不許你走。

桂 (笑了出來) 你不要我走, 我就不走好了。

皮 嘻嘻, 你們本是同胞姊妹呀! 姊妹淘總是一條心呀。

桂 一點不錯, 我們姊妹倆一向總是一條心。(走近荷珍) 不過, 大姐, 望騰這傢伙一定得治他一治,

他在轉三妹的念頭, 我幾次叫他上我家裏來唱戲, 他沒有來, 誰知道他成天在這裏追求三妹,

纏得三妹生氣得不得了。

荷 我剛才看見三妹賞他一個清脆的耳括子。

桂 這就叫做活該，但是我們也得想個方法治他一治，大姐，我們各人拉他一個耳朵叫他跪下來

向我們陪罪，叫他裝狗叫。

荷 好，就這末辦。

(兩人追皮望騰，終於抓住，荷桂二人各拖他一只耳朵。)

桂 站住！

荷 過來！

桂 站在中間！

荷 現在罰你學三聲狗叫。

桂 叫呀！

皮 回頭就要有人來了！

荷 不管，叫呀！(皮叫，她們笑)再叫！

桂 叫呀！

(皮再叫，她們又笑)

荷 再叫！

桂 叫呀！快點叫！



(皮再叫時，韋今虎穿着長袍馬褂醉醺醺的上)

今 好一條狗，哈哈，叫得好，好！

(荷珍桂珍皮望騰驚散，但皮望騰知道機會來了)

皮 蒙韋局長稱讚，就請局長在局裏賞一個狗差司做做。

荷 不錯，今虎，這位皮先生是爸爸一位幕友的兒子，我們從小在一塊兒玩，人是頂能幹的，他本來託我要你在局裏找一個差。今虎，你替他想想辦法罷！

桂 大姐夫，你不要用他，這個人最——

荷 二妹，不要你插嘴。

今 只要你肯做狗，哈哈，差司一定有，你過來，唔，人品長得不壞。將來混一個簡任官，倒還有希望。他的身材面貌也有點像你！

今 唔，唔，你會喝酒麼？

皮 略會一點，可以陪局長喝上三十大杯！

今 好傢伙，口氣倒不小，你還會什麼？

皮 我會唱青衣，真正程派的青衣。

今 這個我不愛，扭兒扭兒的看了討厭，你會打牌麼？